

(十) 往事

亦利亞多也在深深的思考着。他的內心有一種恐懼感，但不是害怕將面對強大和可怕的心智力量，他經歷無數的危險，活到垂暮之年，已不再害怕死亡。但他憂慮企業和他的部屬，不禁想到他和盧斯之間多過半世紀，患難與共的經歷。

亦利亞多和盧斯生長於同一個城鎮，同是中產家庭的獨生子。亦利亞多比盧斯大上兩年，但他們是鄰居，所以一塊上小學和中學，一同參加童軍團。兩個人亦同樣醉心於生物科學。

亦利亞多家族三代以來都有參加軍旅，報効國家。他身為獨子，爲了滿足父親的祈望，高中之後，便進入軍事大學，畢業後再進入醫學院深造。其間曾在不同地方服役，目睹戰爭替平民百姓帶來的各種災難和悲劇。

在這十年之間，盧斯則進入加州柏克萊州立大學，攻讀分子生物學，博士畢業後進入西北國家實驗室工作。不久，盧斯雙親和獨身的叔父在飛機意外中亡故，留下一筆爲數不少的遺產給盧斯。盧斯於是離間國家實驗室，創立一間小型的生物科技公司。這時，亦利亞多的父母親亦相繼病故，盧斯便邀請亦利亞多加入他的研究隊伍。

亦利亞多發覺格爾依然站立在他的旁邊。這個養子在孤兒院裏吃過不少苦頭，養成孤僻，多疑和極謹慎的性格。從不絕對信任部下，性格喜愛獨來獨往。缺乏一個領導人的胸襟。怎樣才可以開導他呢？這也是自己作爲養父的一種失職啊！。

「格爾，你過來坐到我的面前，不要站着，沒有這個必要。我告訴你一些我和你盧斯叔叔的往事。你站着，我就不說了。」亦利亞多慈祥的說道。格爾稍爲猶疑，便坐到一張椅子上，開始聆聽亦利亞多的回憶。

亦利亞多又再拿出唸珠，數動著小珠，光滑的小珠發出一種清淡的光輝。亦利亞多回味著當年的往事。

「不尋常的遭遇開始於一個夏日的黃昏，我和幾歲大的孩子在門前乘涼，等候太太的晚餐。那真是寧靜和美滿的家庭生活。那時我正和孩子逗玩著。盧斯的車子從公司的方向駛來，停到大門口。盧斯神情雀躍地跳下車，直奔過來，大聲和興奮地叫道，他發現了一個天大秘密，極可能會改變這個世界。他說當他在西北國家實驗室時，無

意之中看到一份無人重視的研究報告。一組研究資料儲藏系統的科學家，成功地將B E E T L E樂隊的一首歌曲用遺傳基因的編碼和分子生物化學方法，裝殖進到一種大腸桿菌的遺傳物質DNA裏面。這些人工加入的遺傳物料對該細菌毫無意義，但亦不會影響其生理機能，而當細菌生殖和進行細胞分裂時，加入的遺傳物料亦同樣被複製，一代接一代地遺傳和保存起來。雖然該組研究人員認為此種方法可以成為新的方法去儲藏資料，包括人類的歷史，文化，藝術和科技，但並沒有受到注意和重視」。

「盧斯說當他看到研究報告的大綱時，整個人都受到震動，腦海裏忽然翻起無數急劇變化的影像，當時不明白那是些什麼，雖然經過這許多年的研究和思考，他知道了很多的原委，但是至今依然不明白為什麼當時腦裏面會出現這些畫面。不過在那一刻，他得到了一個確實的啓示，解開了他對生物遺傳基因的一個重大疑點。」

「踏入公元二千年不久，人類基因工程特飛猛進，已差不多譜出人類二十三對染色體裏面的所有基序。雖然找出的基因和有關的基因控制基序亦越來越多，但是相對於所有的傳遺物質，只達到幾個百分點，大部分的專家認為，染色體裏面所包含的傳遺物質，大部分都是沒有實質用途的。而有力的旁証是，這種現象，不但出現在人類，基本上所有生物都有「多餘」的傳遺物質。那時，這只不過是個大胆的假設，但二十年後，再沒有人懷疑這個論點。我們人類的傳遺物質竟然有七成是毫無生物意義的。」

「當盧斯提出這個『多餘傳遺物質』的疑點時，我也就即時捕捉到他的想法，那就是生物的傳遺物質不單只儲藏起該生物的生物物性，它更儲藏了其他非生物物性的資料。正如那些被改變了的大腸桿菌一樣，它們的傳遺物質除了儲藏起桿菌的物性外，還記錄了一首人類創作的流行歌曲。」

「有了這種人工變異的大腸桿菌的現成例子，盧斯的想法就不能被視成異想天開，天方夜談。但是實際上要去研究這個課題，卻不是容易的。當時，如果不知道那組資料儲藏科學家的編碼，沒有生化的方法，甚或沒有電腦的幫助，根本沒有人可以讀出那首歌的資料。由於無人注目這項研究成果，盧斯輕易得到桿菌的菌種和其改變了的基因組序，他整整化了一年的業餘時間，只憑個人的智慧，才解開這項音樂編碼。於是，他知道如果不全職投入，根本無所作爲。時值他父母親和叔父空難身亡，留下一筆不少的遺產。在傷心之餘，他離間國家實驗室，組織自己的公司，一面繼續他已有苗頭的關節炎症的研

究，一面全情去研究生物的『多餘傳遺物質』究竟收藏了什麼樣的資料，而所用的又是那種類的編碼。」

「英文用二十六個字子母及十個數目字，基本上可以紀錄所有知識，機械語言是數碼的，只有零和一的兩個『字母』。看似簡單，但利用編碼，一組有八位數的零和一，就可以用來代表所有大小楷的二十六個子母，數目字和常用的標點符号。亦即是說可以表達所有英文可以紀錄的資料。利用其他編碼的方法，機械語言更可以紀錄圖像和音響，比其他文字式的語言更有威力。」

「遺傳物質的紀錄方法，依靠四個化學分子的排序，我們叫它們做 A G C T，那就是『遺傳語言』的『字母』了。整個生物體系都是以三個位元為一組去傳遞一個生物化學訊息。以億計算的訊息，決定了一種生物的物性。當時的生化學家就在這三個位元的網領上去找尋所代表的生化訊息，根本沒有想到那些『多餘傳遺物質』所代表的並非生化訊息，而編碼亦不是三個位元一組。」

「在進行研究之前，盧斯認為要先解答幾個問題，最少要作出一些假設，否則不可能建立研究的大方向。普通人，會首先提出誰人植入這些『多餘傳遺物質』的問題。好明顯，答案可以幫助解答其他的問題。」

「時至今日，民間依然充溢着外星人訪地球，創造人類萬物的說法，宗教超神和高等外星生命幾乎變成同義詞。在第三者的立場來看，相對於桿菌，人類的能力是極龐大的，如同超神一樣，而事實是人類的力量極為有限，時而今日，依然無法創造出一個桿菌細胞。桿菌只是被改變和操作。回到主題，如果人類和其他物種的遺傳物質真是被更改過的話，那就一定是『超神』的傑作。但是在宗教裏面的神，能力沒有極限，沒有物質和時空的限制，甚至可以控制物質和時空。但無論多高等的外星生命形態，雖然可以克服物質和時空的限制，但不大可能控制物質和改變時空，甚或創造物質和時空。但對於桿菌來說，人類和外星人的能力都龐大到不可了解和思議，桿菌甚至不能確實知道牠們的存在，不知道已經被改變，正如人類不知道自己的傳遺物質是被更改過的。」

「盧斯沒有去鑽這個牛角尖的問題。他提出的第一個大前題是：放置『多餘傳遺物質』的『超神』是否『準備』讓人類去獲取這些資料？無論細菌進化到甚麼程度，它不可能懂得人類的音樂，尤其是音樂符号，正如五線譜，不但我不懂，就算擺在古代音樂家的眼前，他們也不會懂得去讀，因為沒有了編碼的知識。但當一首樂章被

演奏出來時，古今中外，甚至原始人，都會知道這是音樂，有類似的感覺和反應，因為我們擁有相同的『語言』，那就是聽覺的語言。」

「針對這個問題，盧斯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持否定的態度就等於放棄研究。因為不論是外星人，或者更高級的『超神』，只要決心不讓人類知道那些資料，我們就絕對無法可以解讀出資料。只要看一看我們自己人類的保密編碼就已經知道破譯密碼是多難的事情。在當時，外行的人根本沒有辦法解開 1 2 8 位元組的保密編碼。而當動態式的保密編碼出現時，編碼隨時在變更，沒有編碼的核心資料和時間的系數方程式，就連發展這種保密編碼的專家都沒法破開受到保密的資料。人類都無法破開自己發明的編碼方法，枉論發掘外星人或『超神』的密碼。更簡易的一個說明，來自古代民族的語言解柝的領域。失望得很，在超級電腦的幫助下，至今古代語言學家對數種古語，例如馬雅文字，依然是一知半解，有些古文字，專家都只是懂得幾個符号。由此可見，沒有編碼的資料，破開一種語言和密碼是極之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如果放置『多餘傳遺物質』的高等生命，有心不讓人類讀出所記錄的資料，人類枉想讀出一個字。」

說到這個時候，電腦報告 B 類能源已經成功啓動，心智探測器和防護屏開始發動。整個車隊的門窗自動上鎖，本來透明的窗門湧現一種灰濛濛的顏色，車身亦是一樣。車內和車外隔絕成爲兩個世界。車隊的運作全然依靠電腦，人做慧星和特種掃描器。亦利亞多對電腦下達了幾個指令之後，繼續講述盧斯的發現。

「盧斯有一個信念，那是近乎一種宗教性的信念。類似於歷代先知說的感召。當他最初看到哪一份報告時，他有種觸電一般的感覺。而在那一剎那間，無數影象曾經在他腦海中跳躍而過。就好像電腦鍵盤的 E N T E R 鍵，一按下，程式立即啓動，將資訊在電腦螢光屏上飛快地顯示一樣。盧斯認爲，這絕對不是偶然，是一種來自那些『種植資料者』的啓示。資料種植在人類的遺傳物質內，人類的遺傳物質控制了人類物種的特性，『種植資料者』可能同時將理解這些資料的潛在能力，植入了人類的遺傳物質內。進一步的假設，如果『種植資料者』有心意讓人類有朝一日找出那些資料，人類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編碼，因為我們的物種特性已經包含這種解譯能力，只是時機尚未成熟，或者根本我們不懂得去挖掘這種能力。」

「建築於以上的理念，盧斯還有一種古怪和近乎異想天開的想法。由於『多餘遺傳物質』廣泛存在於生物界，並不限於人類，是不是意味著『種植資料者』不但將資料植入其他多種生物的遺傳物質

中，還將理解這些資料的潛在能力同時贈送出去。他笑了一笑，打趣地說：佛經不是說，眾生都有佛性，皆可成佛」

「當時我想撥他一點冷水，氣一氣他。就說，正如那些改變了的桿菌，只是一個試驗，我們人類的『多餘遺傳物質』亦可能只是『種植資料者』的一個初級試驗，只記錄了『祂們』的一首交響樂。」

「盧斯知道我在氣他，哈哈笑道，這也非常好，能夠聽到天界的音樂，也是榮幸之至，一生無憾了」

亦利亞多正想繼續說下去，但車隊已經開始進入警戒區域，心智力量探測器已發現了心智力量。電腦視屏上用藍色顯示心智力量的分佈，只見漫山遍野都是心智力量，形如無數個上下左右轉動著的旋渦。隱約可以見到是正在圍困一個地方。忽然，一股心智力量分開來，捲向亦利亞多的車隊，電腦響起了警告訊息和亮起紅燈。

「第一波心智攻擊六點二級。防護屏操作正常，能量系統下降百分五。正搜索心智力量原點。第二波心智攻擊將於兩秒後擊到。」

格爾心裏想道：「這樣龐大的心智力量，是初次遇到啊！一波接一波的攻擊，我們可以支撐持到幾時。這些圖像真像遊戲機一像。究竟心智力量的攻擊是怎樣的一回事，在外面可以看到嗎？」

這時格爾發覺亦利亞多好像用嚴厲的眼神瞪了他一眼，仿佛知道了他的好奇想法，但警告他絕不可以到外面去。

素靈和小伙子也在追趕着安德生。他們並沒有亦利亞多的眾多人手和高級科技，但卻知道安德生的路程，也知道他們的根據地。不過，最重要的是素靈留下的唸珠，那並不是什麼高科技的追蹤器，卻附上了素靈的心靈力量，加上雲生對素靈念念不忘，令到素靈可以感應到安德生等人的位置。素靈和小伙子懂得心靈力量，但並不會飛天遁地，所以也得乘坐一部車子去追，車上還有一個人，就是因為去接這個人，他們走得並不比亦利亞多快。事實上，亦利亞多的車隊曾經超過他們的小車子。當時車上的另一個人便說道：「亦利亞多在車隊裏面。」。

小伙子接口道：「爸，那是『盧斯』的保安團隊的車隊，但如何可以肯定亦利亞多在裏面？」

小伙子的稱呼顯示那人就是他們倆人的父親，神秘的中國天文科學家金天滿。他的死訊顯然是一種偽裝，可能隱藏着另外的秘密。

金天滿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大，額頭已有縐紋，頭上有黑白相混的短髮。他神情淡泊，但卻好像有點累。他回答小伙子說道：「我九

歲時見過亦利亞多，是他背負着我進入美軍戰地醫院的。我伏在他背上，聽過他的心跳聲，說話聲和他心靈的呼喚，他是一個好醫生。」

滿目瘡痍的戰地，四處烽煙，受了傷的一個小孩子守著父母親的屍體，一個美軍醫生救了這個孩子，送到臨時的戰地醫院治療。離別時孩子將手腕上的一串唸珠送給這個救命恩人作為留念。這個美軍當然想不到這串唸珠印上了這孩子的心靈力量，在以後的歲月中，曾無數次在危險發生前發出徵兆，令到他轉危為安。這個美軍只是覺得這串唸珠帶給他一種安寧恬靜，所以經常帶在身上，休息和思考時就拿在手裏，將小珠一個一個的上下移動。

素靈接著說道：「亦利阿多是盧斯企業裏的第二號人物，十年之前已經很少出來活動。今次在這裏出現，與安德生的事情會有關係嗎？」

小伙子跟著說道：「表面上，亦利亞多是已經反出了盧斯企業，但亦利亞多和盧斯淵源深厚，合作達到半個世紀之久，他維護盧斯企業是極自然的事情。安德生和我們闖入基金總部可能驚動了他。他找不到我們，自然就只好找安德生。但是，那一晚我們實在沒有甚麼特別的發現，值得他親自出動嗎？」

金天滿提醒兩人：「不要忘記基金總部門前的攻擊，你們形容的那些武器，不值得驚動亦利亞多嗎？我暫時還不能肯定，那些武器並不是純科技的，它們可能附上了心靈力量。靈，妳當時突然受到攻擊，沒有注意到蜘蛛馬跡嗎？」

素靈心有餘悸說道：「沒有！這種類的心靈力量竟然不受到『黑色之石』的削弱？，那的確是可怕的。」

金天滿補充說道：「這也未必是事實，心靈力量的種類非常多，『黑色之石』對它們的影響，故然會有不同的程度，除此，幾時受到影響，受到多久影響，都會有一定的差距。我們對『黑色之石』的知識只是來自古經典藉，所知實是有限。」

金天滿稍為一停，繼續說道：「除了基金總部門前的襲擊，能源站的伏擊呢？普通人可能並不清楚，雖然保安團隊的生意沒有直接伸展到首都地區，可是其影響力則實在已經深入美國的民間，這種肆無忌憚的市區戰鬥，簡直是向保安團隊示威挑戰。當然，美國本土安全局更難下臺。我還得告戒你們，表面上美國政府是諸多不滿亦利亞多的保安團隊，其實嚴格來說，美國是不滿保安團隊受到盧斯企業所控制。美國政府恐懼盧斯企業是因為盧斯的神秘性和不合作。加上企業合法地壟斷了很多醫藥和科技產品，一天比一天龐大，還在第三世

界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沒有政治家會處之泰然。但是，不要忘記，亦利亞多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長達近十年，曾獲多個勳章，在戰地上救治過無數將士，當中不少已是今日美國軍政要人。亦利亞多和他們的交往從無中斷，他們的關係要比我們想像的複雜得多。在美國鷹派軍政要員和盧斯之間，亦利亞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小伙子讚嘆的說道：「盧斯有這麼多能人協助，真是個厲害人物！」

素靈則說：「盧斯厲害的地方是他的胸襟，不單只從無虧待他的合伙人和生意伙伴，他所發展的慈善事業不知幫助和拯救了多少人。只不過不知道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他有的是慈悲人，還是野心！」

說到這裏，素靈驚訝地叫了一聲，她感到跟雲生的心靈聯繫突然波動起來。她立即說道：「出事了！」

金天滿的一股「心力」，立即伸過去，幫助抓住那一條心靈的聯線，並且說道：「對方好厲害，距離太遠！」

一剎那間，他們已失去了雲生的訊息。

小伙子則說道：「亦利亞多的車隊急速地駛入了公路休息站！」

金天滿說：「先跟住亦利亞多，他們也發現異變！」

素靈關懷雲生等人的安危，懷疑地問道：「我們不趕去救援他們嗎？」

金天滿小心的說道：「不能急，對手有極強的力量，要從長計議，操之過急只會一敗塗地。亦利亞多已經戒備起來了。」

金天滿三人的小車跟著亦利亞多的車隊進入高速公路休息站，亦利亞多的人員並沒有發覺。高速公路的車太多，沒有人會注意一部普通小車子，另外，安德生那一邊發生的『失蹤』怪事已搶去了亦利亞多他們的注意力。

金天滿用『心』地聆聽亦利亞多那邊的動靜，他一定要弄清楚亦利亞多是友是敵。不然的話，在救援安德生的時候就會腹背受敵，必敗無疑。

時間點滴地過去，素靈和小伙子望望父親，又望望亦利亞多的車隊，只有在心裏焦急。但車外的人看來，只是見到一對少年男女，休閒地陪伴著長者在休息，殊不知這是劍拔弩張的一刻。

金天滿終於打開眼睛，作了一個深呼吸。然後說道：「他們要開動了。我們遠遠的跟上去吧。不要太近，他們有探測心靈力量的設

備！」

素靈和小伙子用好奇的眼光望着父親，等著父親加以說明。心靈力量可以用儀器探測。從來沒有見過。看情形，亦利亞多十之八九也是在追蹤著安德生。但他是友還是敵呢？亦利亞多縱橫四海幾十年，沒有人想和亦利亞多為敵的。

金天滿喃喃說道：「沒有人親眼見過盧斯行使心靈力量，可是無數的盧斯機構佈滿心靈力量構築的結界。不是盧斯是誰？現在，亦利亞多則有探測心靈力量的儀器和防備受到心靈力量攻擊的設備，難道盧斯和亦利亞多真的鬧翻了？但是，亦利亞多從那裏得到這些設備了？盧斯又怎樣修練到心靈力量？真的是他得到了被搶去的佛陀『信物』而獲得至高無上的法門嗎？」

金天滿等人的小車子，遠遠的跟著亦利亞多的車隊。三人都將自己的心靈力量收藏好，避免亦利亞多的儀器可以探測到他們的行動，做成節外生枝。

金天滿對素靈和小伙子說道：「亦利亞多的目標也是安德生。而安德生等人顯然正受到另外一股勢力的心靈攻擊，中間當必有關連，你們有甚麼看法呢？」

小伙子和素靈互望了一眼，搖了搖頭，等候父親進一步的解釋。

金天滿於是說道：「凡事俱離不開因果。一件事情發生，一件事情沒有發生，全都有著道理的。只不過大部分時間，我們不在意吧了。或者，我們沒有具備透視根由的智慧和知識。」

金天滿稍為一停，看來是組織一下，繼續他的敘述。

「一百年前，我們族人總動員，迎戰來自非物質世界的一股另類的生命力量。雖然這一戰是經過二千多年的部署，但由於彼此的能力過於懸殊，失敗其實在所難免。不過在交戰之前，族人雖然戰戰兢兢，卻都滿懷希望和信心。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對佛陀的信念。」

「這一戰之前，故老相傳，族人只知道將會有從『無色界』而來的使者，搶奪由佛陀傳下的『傳法信物』，所以，當然要誓死護法。而整件事情的真相和因由，則只有一個人知道。」

「這個知情的人，當時只有十歲，但因為他是靈童轉世的『護法』，所以依然執掌了『傳法信物』，當然亦知曉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不過，他有一個獨到的見解，就是無需執着擁有。可以擁有時擁有，到了要失去時也就應該放手，世間絕無常有，失去則更清靜。再者，法已經傳下，信物的作用也就完結，應該回去原來的地方。強留

它在這世界，只會做成災害。這並非是佛陀的心意。」

「『護法靈童』這個見解沒有對族人解釋，因為只會做成分歧，削弱整體的協調和力量。等候千年的一戰終於來臨，『無色界使者』雖然受到族人猛烈的攻擊，但只是受到阻擋，並無受到任何的損傷，最後『無色界』的使者突破埋伏，進入受到『天然心靈力量』守護的密室，五個長老聯合發出所有的心靈力量，亦無法制服『無色界使者』。」

「『護法靈童』早就明白，來自物質生命的心靈力量實在沒有能力對抗純心靈力量的生命形式。他雖然不明白為什麼佛陀隆而重之安排了這必敗的一戰，但他相信佛陀的善意，確實爲了族人，甚或整個人類的福益。現在守衛戰已經完滿結束，不應執着是否留住『傳法信物』。他並沒有抵抗『無色界使者』的心靈力量攻擊，而將『傳法信物』拋給了『無色界使者』，可能『無色界使者』沒有想到『護法靈童』會主動交出『信物』，於是稍爲撒開心靈保護，將『信物』『接住』。這種情況可是古怪的，一種心靈力量的生命，卻接收一種物質的實體！」

金天滿說到這裏，稍爲一停。亦利亞多的車隊開始離開高速公路，駛向安德生等人出事的方向。金天滿恐怕被亦利亞多發覺，於是繼續向前，駛向下一個公路出口，用另外一條小路駛向出事地點。

趁著金天滿這片刻的停頓，小伙子說道：「『護法靈童』一定是將心靈力量放到『傳法信物』裏面，希望搏得『無色界使者』瞬息之間的疏忽，進行突襲。」

金天滿沒有即時回答，仿佛要將感情調整到身處那遙遠的過去，那狹窄，但充滿心靈力量的小室，那驚天動地的一戰裏面。

金天滿終於用一種難於形容的語氣說道：「沒有人會知道『護法靈童』的真正想法了。『護法靈童』沒有抵抗攻來的心靈力量，卻將全部的生命力量注入『傳法信物』，其中包括了他歷世的真實記憶，思考和願力。可能這種『攻擊』生效，也可能感動了『無色界使者』，使者和『傳法信物』瞬時間就消失無影了。」

素靈難過的說道：「『靈童』犧牲了。」

金天滿嘆息說：「是。那是徹底的犧牲，因為，他的生命力不再受到自己的主宰了。那是真正的死亡。」

小伙子問道：「但是，這一戰又怎樣和安德生扯上關係呢？」

金天滿繼續說道：「這正是我將說的。」

金天滿稍爲一停，續道：「還有一個尾聲。『靈童』的生命力

啓動了『傳法信物』裏面的一項由佛陀留下的心靈訊息和力量。五個長老同時收到並受到感應，能夠明白陳述的整個事情的原委。佛陀最後說道，『無色界使者』得到『傳法信物』後，應該就會返回『無色界』。佛陀和族人的先祖的『契約』也就完滿了，大家可以自由自在去弘法，去修行，無需要整天惦記著保護『傳法信物』，阻礙修行。」

素靈說道：「這樣就等於解散了族人嗎？事情不會如此簡單告終吧！」

金天滿點了點頭，然後說道：「不錯。當五個長老轉述這個心靈訊息時，並非所有的族人都能完全接受。由於長時間生活在一種神秘的宗教信仰裏，正邪神魔的觀念深植於心，許多年輕的族人認為『傳法信物』被魔界搶去，所以發誓不計生死，要尋找佛陀留下的『非物質界』的知識，即是相傳的『真實真理』，然後用學到的力量，打敗『魔界』，奪回『傳法信物』。到了這個地步，族人便分裂了。」

「我們這一系屬於『護法靈童』一脈。大部分族人在激烈爭辯，不歡而散去後，你們的曾祖父和幾個同系的人，依然留在原地，進行火化『護法靈童』的肉身。就在火化的時候，『護法靈童』的肉身產生了舍利子，舍利子的萬彩光芒竟然啓動了佛陀留在該地的另一段心靈訊息，一切發展似乎都在佛陀的計算之中。」

「佛陀世尊作出最後一次的弘法，他雖然祝福人類，但卻不能樂觀，因為當人類科學開始發達後，人的精神文明卻會更走下坡。「無節制」思潮將有日泛濫，淹沒人性良知和自控，人類更難放開物質生命的諸多享受和慾樂。高速的人口增長必然加速破壞大自然，「天然」災害將與日俱增。崇尚擁有的文化打擊分享和犧牲的高尚情操，大戰將屢次發生，種下殺戮的累世仇恨。佛陀的真實信徒應當慈悲濟世，廣行人間菩薩道，救人救己。」

「最後世尊說到『真實真理』。他表示他從另一個宇宙帶來的知識對這個世界並無太大的實際用途，所以才選擇這裏作為收藏地。不過除了這些知識外，他後來將他對這個物質宇宙的了解一併收藏到同一處，那卻是可以用來造福人類的。後世『有緣』的人當會在『西方世界』的人裏找尋到。」

「『無色界使者』奪走的「信物」，儲存了足夠的訊息，會令它立即返回自己的宇宙。不過『無色界使者』不可避免地會留下它在這個宇宙感悟的知識。那本來並無惡意，只是一個紀錄，但由於『無

色界使者』留在這個世界的時間太短，並不了解「人性」，當不會加入密封機制去選擇適合的人選讀取其紀錄的驚人知識，災害亦將根緣於此。再者，假若人類不會為小數統治階層的愚蠢行為所毀滅，在未來的歲月中，當會遭遇到更多經由『開啓了的通道』進入這個宇宙和星系的高級生命形式，如果缺乏了和平和謙卑的人心，戰難則無法避免……」

說到這重要的關節時，金天滿三人已從另外一條農村公路進入安德生等人出事地點的邊緣地帶。他們俱感到前面滿佈心靈力量的陷阱，覆蓋著廣泛的一片地域。心靈力量壓迫過來，已經不容許他們分心。

金天滿面色更為蒼白，對兩人說：「本來打算將事情始末，在見到安德生後一一說明白，想不到突生兇險。時間緊急，如果我不能成功救出安德生，也不可能全身而退。你們應該速速逃走，回到我們的根據地，佛陀的心靈訊息被封存在那裏。」

素靈和小伙子知道父親的能力是比自己高出很多倍，但是依然沒有一點把握，還留下了遺言。這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剎時禍福。兩人面面相覷，都沒有主意，難道真的在父親危殆時，自己逃生而去。